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淵頴集卷五 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淵頴集卷五

元 吴萊 撰

論倭

不佞揆今之世提封萬里東西止日所出入南北底於海邉徼無烽燧之警士卒無矢鏃之費外夷重譯鄉風効順梯山航海莫不來獻方物漢唐之盛所未有也然以倭奴海東蕞爾之區獨違朝化三十餘年奉使無禮恃險弄兵當翦其鯨鯢以為誅首可也而迄今

末即誅意者其有說乎臣竊即前事觀之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臺而止旁又有夷洲紵嶼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户數萬小者僅一二百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為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容廆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逡巡斂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昔雖至弱

猶敢拒中國之兵况今之恃險且十此者乎鄉自慶元航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銛鋒淬鍔天下無利鐵出其重貨公然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爇城郭抄掠居民海道之兵猝無以應追至大洋且戰且却戕風鼓濤洶湧前後失於指顧相去不啻數十百里遂無奈何喪士氣虧國體莫大於此然取其地不能以益國掠其人不可以强兵徒以中國之大而使見侮於小夷則四方何所觀仰哉唐太宗擒頡利而鞣鞨來朝太宗

曰靺鞨遠來突厥既服也今倭奴不及於突厥遠甚若其内屬如靺鞨者又多臣恐其有效尤於後也以臣度之倭奴之國去高麗躭羅不遠今戍高麗躭羅者當不下數百萬戍慶元海道者當亦不下數百萬比歲水教以作士卒之氣大艦數百薄海上下然迄未能以兵服之者地絶大海原缺之以間往征之三軍之士感激嗚咽誓不再見父母妻子颶風連晝夜大魚跋扈驚觸高柂勁弩不暇發嚙舌相視不幸而有覆艦之虞衣衿結

聯溺死枕藉幸而一存抜刀斫舵手指可掬雖親戚不相救援生死尚未能保何暇較勝負哉昔者隋人統五十二萬人伐高麗高麗終拒守不下所恃者鴨緑一小江耳今倭奴之强固不如高麗而大海之險甚於鴨緑水者奚啻幾十倍其人率多輕悍其兵又多銛利性習於水若鳧鴈然又能以攻擊為事而吾海道之兵摞甲而重戍無日不東面望洋而嘆使其恃强不服雖盡得而勦之摧朽拉腐也而彼乃肆然未嘗一懼非恃險也何

敢若是吳嘗浮海伐夷洲矣獲其人三千而兵不助强隋嘗浮海伐留仇矣拔其城數十而國不加益何也人非同我嗜欲弗能生也地非接我疆土弗能有也為今之計果出兵以擊小小之倭奴猶無益也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敢勤兵於遠當其不服則有告命之詞而已今又往往遣使臣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有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魏文帝謂辛毗曰昨張掖獻徑寸大珠今欲求之呂若辛毗對曰聖王惟德之

務四夷畢獻方物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今不若罷我互市從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知效順之實計莫便於此彼倭奴者心嗜利甚我苟不以利徼之雖不煩兵猶服也何以知其然也漢建安中鮮卑輒比能稍寇遼東三郡其後來朝則詰之曰我雖夷狄亦人也禽獸猶知擇美水草以居況我人乎哉前者守臣數徼我以利使吾不得畜牧故吾叛去今反其法吾故來又況倭奴之人稍知文字豈反不及軻比能耶而獨不知効順

者此臣所以日夜扼腕切齒為朝廷惜也臣年長矣每思傅介子班超之所為慨然嘆息使二子不自奮於絶域未免為田里之匹夫功或不成於漢朝至老死亦無聞於後世臣自揆不能如二子之智而欲有二子之功罪不容於死幸而朝廷假臣一命奉其告辭得往喻之亦一奇也議者必曰鄉曽數遣使猶不得要領近自對馬絶景等島渡大海徑趨太宰府高麗耽羅沮撓百出留使臣不使遽見中夜守護排垣破戶喧呶囂號兵燧

交舉後雖僅得其使介來廷終至渝平而不服意者一

泛使之遣未足以服之乎自臣觀之今則高麗躭羅已

服所未服者倭奴而已然亦不勝其懼矣故今遣使不

可與鄉遣使並論也臣必謂其王曰海東之地曾不能

當中國一大州其兵衆之多寡可料而知也以今中國

之威不即加誅於海東者天子之德不忍煩兵於遠非

有愛於海東也鄉者王之衆航海而來驚我海道之兵

且戰且郤王之輜重喪失者大半而我曾不損一毫三

軍之士忿然含怒甚唯寐忘之當慶元海道者莫不被
堅甲躡勁弩帶利劍飛艦蔽海而東超足距躍輕風濤
萬里之險決死生以問罪於王焦之高麗躭羅之衆其
識海道習水性與王國同是王數面受敵也然迄今未
即加兵者意王猶有人心欲以禮義服之又不忍煩兵
以苦王以故遣使臣來今朝廷攻王之土地非如伐夜
郎略朝鮮可以置城守也雖得之越海弗能有也寶珠
金帛積如丘山不恃外夷之貢獻也殊方異物來獻於

廷又不假王之重貲也罷我之互市從王之貿易是吾土地之所産王反得而用之也然王之名物不譯於舌人也久邉隙一開市易且有禁非王之利也旦夕大兵且來王必悔之王若聽使臣是得効順之美名而免受敵之實患也此臣喻之之説也

形釋

客有問曰生故倦游也頗有聞於今之世乎泰階既平滄海不波仁漸八荒德被逦遐東陬渺蟠木西紀泝流沙

麒麟鳳凰䝉䝉翕艴徵瑞乎山谷神芝朱草勾萌甲圻納祥於水涯上又招賢良選廉茂訪遺逸舉孝弟開承明廣内之廷設金馬石渠之署高者登公卿大夫次猶補文學掌故遠方鄙人詹望歌詠以需進用之日者久矣又豈有卑汚連蹇局縮齷齪不少遇乎生嘗竊志於是少始知學長又益加義理析秋毫辭章撥春華亦既絕江河略青徐東掎齊魯之郊北睨燕趙之都英豪閒出俊造交驅指南文苑擩嚌道腴盍將追蹤乎三五而方駕乎羲

邃然且名不躋仕版身不離樵蘓口不攻辯智足不利走趨誠不能與世之豐衍博碩輕便侈汰者比數乃若此之拘也是何昔者元造肖形之過乎予則應曰唯唯否否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乾清坤濁交錯紛絪吹陰喣陽坱圠無垠洪纎高庳肥瘠異倫抽機鍵掣斡化陶鈞則且或入於堯禹之聖與夫桀跖之不仁轇轕氣運雜還形質凫短鶴長烏黔鵠白卒不可變已尚能復逃其真乎然則大有所不及小有所不取材有所

不任力有所不負瞖曨眼睆顛倒鹵莽明足以察錐末或者泰山之不睹魁壘卓犖精悍壯武勇足以敵千鈞或者蟬翼之不舉王良扶輿造父執轡必將騄蜚黄駁騕褭犇騰追逐過都歷國然後知滇僮僰騎曽不得以供騶策易牙調羮屠蒯侍酒必將截肥蔵湛清醥淋淫醽醱式歌且舞然後知瓦缶褻味曽不得以廁鼎俎鄭倿定律稷嗣制禮必將考圖籍列芧絶奇瑋特逹危談抗論然後知窮鄉曲學曽不得以施郞廟予猶以是病也盍獨

不觀夫世之務進而不已者乎峩高弁曳長珮從容而遊豫堯行而舜步接古文摘奇字穿鑿以附麗周情而孔思屈原宋玉王揚司馬支離輪囷綺繢艷冶言文辭者則或蜀而或楚詩書禮樂雕龍炙輠公平正大浮淫夸詡言道術者則或齊而或魯喑嗚則雷震指顧則雲聚立談則谷風發條遄怒則秋雨流潦頎然而長厖然而厚博然其肩背哆然其顴輔出材於山野升俊乎天府窮足憫黎民達足事聖主猶欲發乎汪罔之封守戚

乎昭如之海濵軺車尚有所不能載三馬尚有所不能勝若是乎恢梧倜儻苞容庨豁有異於恒人者乃足為國家之用稱天下之珎則予之不足也知已甚矣今夫予志氣不剛筋力不强容貌不通於世俗衣冠不合於康莊空洞坋塞而無所統繆悠迂誣而不得當處闒闒則心勦形瘵望山林則獸駭鳥觧忼慨而長嘯跰躃以自鑒且謂夫元造肖形之過也則客將閔宋人之苗而揠之使長乎不然世固有是者矣竦肩而千技攘臂而百

變弩棹則凌冰霜膏車則犯雪霰盖已前鼓金張之虛譽後攀許史之容援王貢彈冠而肯慶蕭朱結綬以互薦是固先聲之所及無論乎幺麽眇小血肉之軀而上不許之見也客乃逌然笑惕然謝曰古之人不云乎形之厖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然卒以是致敗而不復振予不敢復相天下士矣是故鯨鯢蕩而失水雖螻螘之細微或為之制麋鹿介而離山雖文豹之捷或肆其噬晏嬰短而臨淄安趙武吶而故絳理沈尹瘠而

屈折白公孟嘗眇而招徠多士斯豈非其人乎姑欲激生而使進於此也生今上希道德中効儒墨巧匠之手無曲木而惟其器之用聖人之門無棄人而惟其材之得不究其學之是非乃徒汝形之為慼是且輕詩人之忠厚掩說士之喋吟捨芘葫桔梗於戰國之澤而不收椿楛棫樸於成周之林也不亦左乎

改元論上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耳

目聞改正朔矣未甞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者也非王者以是為重事也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為重春秋之初周平王立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藉令重在改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累數而明詔於人哉抑魯以周公之裔且僭改之也苟或僭改必宜誅絶於夫子之筆削又反從而書之獨非撥亂反正之道乎蓋自古未嘗有改元為是

說者特出於戰國秦漢之閒周之既衰秦與列國爭稱王其初即位時猶以諸侯之爵行國中國人皆稱之曰公及後以王自稱史官欲少異之明其稱王之始故曰某王改元是豈班班然播告於其國者哉徒以書之載籍而已耳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殆為史

官者自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魯史也求其失而弗得又大惑焉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魏秦魏豈果以改元為王者之重事哉說者恒曰為國君者即位之明年必告廟以臨羣臣然後改元然以之言告廟則可臨羣臣則可以之言改元則未可國君嗣位定於初喪先君之終即嗣君之始若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死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國內民人之心繫之久矣將

為史官者以先君之甍年不得便為嗣君之始年始待其明年告廟之際乃次第以書之如太甲祗見厥祖而元祀之文著於商訓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以年則又繫於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故曰直史官絕述之常體耳然則何以變一為元杜預曰人君即位欲其體元而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此說善也而後之說春秋者自異焉亦不合於春秋矣

改元論下

為春秋者曰惟王者然後改元東周之遷王政不行諸侯亦皆改元近而宋魯遠而晉楚下及邾莒滕薛雜小國莫不皆然魯或以是而改歷晉或以是而改正朔秦或以是而創閏月此又似是而實非者也太史公三代本紀有三代世表徵尚書尚書無年故年不可載乃以世紀之十二諸侯世家有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共和以下徵春秋左氏內外傳秦始皇以上徵戰國策皆

有年故既以世紀之又以年實之然或已失其世系失其年代失其名爵矣且先王之世有小史外史以掌邦國四方之志諸侯無私史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至東周而後有是故十二諸侯之年始可得譜然不可得譜者亦多矣燕至惠侯而始有君秦至穆公而始有名楚至若敖而始有年滕薛鄒邾雖文武之褒大封小不足齒他大國當西周之盛亦徒紀之以世而已近者詳遠者略也非必曰以周之衰而諸侯各自改元推春

秋之義此尚得為大一統乎葢古之王者無改元惟用
舊歲季冬頒來歲十二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
廟至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東周既不頒歷故魯亦
作私歷猶私史也若諸侯固自有日御矣秦以僻陋之
國遻在戎夷於是始有史官始創閏月則猶魯歷也然
三王之正不同而獨夏數得天商周革命且改正朔以
示不相沿襲廵狩承享兵農田獵猶自夏焉故周官有
正月有正歲正月夏正正歲周正三正之通於民俗尚

矣汲冢竹書雖用夏正以紀晉事抑何嘗有改元之說哉若曰東周諸侯皆改元則此晉事上起殤叔殤叔晉穆侯少子成師也别封曲沃是時文侯昭侯猶在殤叔比晉一大夫耳無緣改元特武公卒併宗國不數文侯直推殤叔以繼穆侯徒志其始封與卒年也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表類於每國書某王元年某侯元年方天下大定奉漢法度行漢年號固也又況孝武新建元而輒自改元可乎淮南鴻烈亦稱淮

南元年許慎註云淮南王安始封之年也特為史官者欲著每國之名爵年代世系故一以是書之非改元也考之於漢者如此則可見東周諸侯之必不然矣

秦誓論上

秦穆公因杞子之謀以伐鄭鄭人知之既還而晉人又敗之於殽內愧蹇叔外為諸侯所笑咨嗟痛惜發言自誓且以咎其聽言之失而已欲戰之心固自若也修而車賦儆而師徒逞其憤怒求其報復非不欲詢老成棄

新進也言猶未已而兵遽出於晉郊然則夫子何以獨列之於書乎將不取其悔過乎曰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悔然後能改改過君子之心也以君子之心行王者之事將巳亂非生亂將寡怨非積怨穆公有一於此乎今徒信其區區自誓之言不察其無道用兵之罪雖說春秋者亦不敢少責於秦反以深責於晉是不知秦猶晉也且曰晉人三敗秦師秦之見報人之常情也未至如晉之甚晉人又輒報之則過矣故春秋常情待晉襄王

事待秦穆文之四年穆公雖見伐而不報然後可以實其悔過之言是又非也夫以秦之所謂悔過云者吾知其心矣必也追念既往之敗引咎歸己作為言語以自觧於國人使國人不徒忘其死傷暴骨之戚且又作其迅奮欲戰之憤封殽地之死骨啓隴西之霸圖盖已盡在於自誓之一日是則因敗為勝轉禍為福而闘士自倍者也若夫文之四年穆公非不欲報伐也兵出累年民勞國救又復有事西戎闢國十二固少惕耳未始一

飯不在晉也六年之夏穆公卒矣不然晉不先動而秦輒加兵非結怨亂之甚者乎雖以康靈桓景繼體之君出事已隔世讎猶未釋自僖三十三年殽之戰迄宣十五年輔氏之戰凡幾戰矣三四十年之間和好未嘗恊兵釁未嘗解不顧義理之是非而專以干戈為報復夷狄之道也春秋且以是而狄之矣穆公為有以基之者也烏在其能悔過乎雖然自其言而論君子不以人廢言此夫子所以獨列之書也自其事而考二帝三王以

來世變至此極矣是未可以王事待之者也齊宣王伐燕而敗慚見孟子而陳賈乃教之以文過由是較之則穆公之所以為賢者豈不遠矣

秦誓論下

方周之東遷平王之命蓋與成康太平之世無以異於是哀痛惨惻之心亡矣周道不幾於衰乎雖然聖人猶有望於魯魯周公之胄秉禮之國也魯不足望則天下之勢不併於秦而不止是故帝王之末簡而秦魯之誓

書附之予嘗論其不然當春秋之時秦幾霸矣殆無與於王室之戚衰自殽之戰大敗於晉兵戈日尋無有寧歲東諸侯不復與盟會又且南合於楚晉楚爭衡秦何有焉晉人曰齊秦楚狄方強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楚人曰捨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秦不晉楚若也且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地形便兵力壯蠶食六國併吞二周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此其去吾聖人之卒也亦久矣雖吾聖人之答子張以百

世可知必曰其所因者在乎禮其所損益者在乎制度文為小過不及之間耳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烏知周之必併於秦哉聖人不作諸子雜説並起左丘明國語載史伯之言亦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於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矣又曰武王之子不在應韓必在於晉且使鄭

桓公勿偪焉而别寄帑於虢檜然亦何以異鄉所云哉夫西周之末王政舛錯史伯知其必亂則當矣齊固大國也雖晉文侯帥師以救周難猶次國耳楚亦蠻夷蕞爾子男之邑秦仲方入仕於周尚未得岐豐地未列於諸侯豈特與諸姬代干也哉必周之東遷齊始霸晉亦相繼而霸秦則桀驁於西楚則暴横於南而鄭也適居四方之會交南北之衝彼四國者恒困之矣丘明將與魯悼公同時且推其所見而言皆傅會無誠實猶戰國

之世見秦之强遂謂聖人叙書之際已覩其勢之若此而特以感傷之微意寓焉非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然則書何以列費誓秦誓曰伯禽初封適有淮夷之冦以修内備以扞外侮井井然各有條法葢聖人善之者也非有望於魯也若夫秦誓則吾前論及之亦詩之取魯頌商頌也如是而已矣

孔子不貶季札論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吳蠻夷之國也君稱爵大夫稱名

而不氏因其始通禮蓋未同於中國也是特楚椒秦術一例而書耳說者曰春秋責賢者備吳子使札春秋不稱其公子是貶也然則曷為貶札賢者也本其辭國以生亂故聖人特託其來聘而貶之也是不然夫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眛季則札也父知其賢兄弟亦知其賢嘗欲立以為嗣矣又且約以次傳而致國矣然終不肯有其國豈不曰立嫡者以長傳國者以賢茍不顧人道之大倫以成其父兄之志誠

不若守匹夫之介節而得其退耕於野之安也何則長
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不可奸將已亂也非生亂也
今則諸樊兄弟已死夷昧之子僚乃立吾將奉嗣君之
命而歷聘乎上國豈料魚劍之變驟起於肘腋之間哉
聖人固不得以是而豫貶之也闔廬之謀王僚之弑且
知季札必不受成國於賊手僅以先君傳授之次第藉
口於國人雖常人之情猶得之矣况聖人乎說者則曰
大伯犇吳而不返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而受命

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也是又不然夫太伯之去
因古公之欲立其弟季歷嗣位非不辭也端委治吳而
不返豈可殞周家已成之業哉若伯邑考則且為御於
商見殺於文王之世矣使太伯返則季歷不肯承西伯
之任伯邑考在則武王亦不肯任天下之責太伯之德
雖在於讓季歷之賢武王之聖非皆出於不讓也父子
世常法也兄弟及則法之始變也陽甲盤庚之間殷以
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說者則曰叔齊

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無及季札之賢者父兄眷眷焉欲立札公心也是又不然夫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彼此交致其讓而各盡其心以故聖人賢之然季札又何以知其為公心哉諸樊兄弟欲承父兄之志使其有國盍不於吾魯隱桓之際觀之乎惠公欲以桓為嫡禮之所不得為也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秖以自禍而已壽夢其惠公也諸樊兄弟其隱公也吾見其

邪尚何公心之足云哉且謂季札生亂於辭國時殊不知使有其國亂益甚矣說者則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荊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以賢而特書也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而特書矣是又不然夫齊桓召陵之師楚人未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

歸則我公請之於齊而欲以靖魯國之亂叔肸之卒則又或以公弟之貴而世遂為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主義豈得以季札例言之哉然春秋之旨主於吳之來聘不主於季札之讓國季子之來聘可見也讓國不可見也吳之始通禮未同於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椒秦伯之使術也聖人一以是書之至若楚之自州而國自國之有君有大夫而後漸同於中國後日楚子之使薳罷君以爵大夫以名氏楚殆戚矣聖人果

賢之乎否也今則春秋書之曰札而不稱公子者吳之始通猶未至於楚之寖慼故也又況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季札之讓國者一家之事春秋魯史也主於吳之聘我者耳若季札之辭國生亂非惟聖人不能於是貶之雖聖人欲於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要之為此說者公羊則曰賢季子穀梁則曰善使季子夫季子固賢者也春秋亦不以其賢而不名也公羊所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是也若以吳子之使札為善札賢

而名所以成尊於上楚椒秦術名而非賢也又將何以成其君乎是蓋吳之始通而後有聘賢札貶札聖人不暇論也今又反因二傳之説强附他義且貶為非賢者何哉失聖人之本㫖矣

與黄明遠第一書論日夜食

頃見舉穀梁春秋違失有日夜食之辨及觀劉氏權衡亦謂春秋據見而録不應書日夜食何休難之得矣鄭康成强為文過耳予嘗考之日月之嬴縮有常度則日

月之薄蝕者候之亦且有常聖人之作春秋所以宣明歷數而示諸人者固不能必日之不夜食也莊之十有八年三月日食上不著日辰下不稱晦朔是則榖梁求所以解經足以知日之有夜食鄭君知所以驗日之有夜食以故寗分榖梁之過而不辭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世修其業以攻其術孔子為春秋之故亦修𣪍之故歷夫歷春秋之所重也後之儒者或造家術或用黄帝以來諸歷必先推考日食以驗春秋何則日之

行也有中道月之行也有南北九行當其晦朔之交或食淺或食深或頻月迭食或曠歲不食是皆後世善莫者所能及也何休難曰春秋書日食不言月食日者因其無形也故闕其疑何緣以夜食書乎予嘗推鄭君之說知日之必有夜食言乎前月之晦日入久矣言乎次月之朔日出而已虧傷蓋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為節此傳所謂因王者之朝日而後見日之有虧傷也今而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日

始出而虧傷未完是朔食也如或不見其虧傷則可謂夜食耳夫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竒者而論之天平運而舒日月則内轉而縮日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為不及一度若月巳不及十三度有竒以日之速用月之遲退以及之一月之間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月一會是則二十九日少半日也天運之參差不齊日食之在晝在夜不可以一定論也必以日之始出則為晝食日之既没夜行地下則將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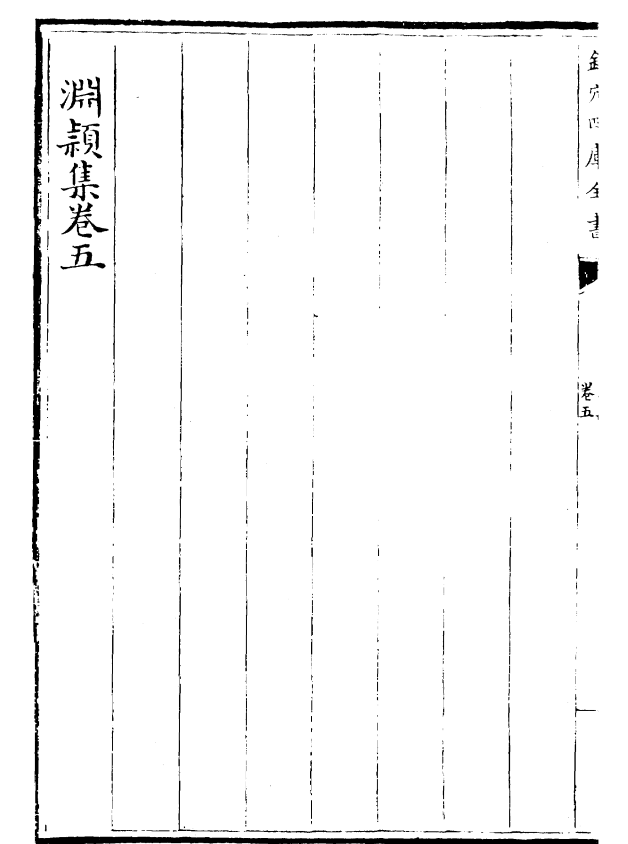
為夜食乎徐邈曰日夜食衆星無光蓋衆星託日以為光者也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觀海出日人世之闇闇猶故也於此而或食謂之食朔可矣晝食未可也又安得不曰夜食乎予嘗遠徵前代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虧從西南角起近據宋世淳熙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食在夜新歷楊忠輔言月食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在晝草澤陳大猷言日食且在夜月猶有晝食又況穀梁已有日夜食之傳乎夫歷本春

秋之所重者也今而曰孔子從周何嘗考殷歷設考之矣今論語家語禮記中庸皆不見也雖然論語所載詩書禮樂皆嘗討論獨無一語及春秋將謂春秋非孔子作可乎襄之二十有八年書春無冰哀之十有二年書冬十有二月螽不宜有螽而有螽可以有冰而無冰是二者仲尼或指以為司歷之過魯歷差矣則殷歷庸有不考者乎今而又曰杜元凱嘗用劉歆三統歷著春秋長歷亦不曾因推長歷言日夜食雖然元凱長歷晦朔

參差甲乙舛錯委曲從傳反謂經必有誤是雖未始明
言日食之在夜吾以天運考之則必知日之有夜食不
敢謂聖經之必無也抑長歷併考古今十歷乃知三統最
踈固不肯因而用之以著長歷長歷大槩劉洪乾象歷
耳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殷歷斗分粗故不可通
於今姜岌有是言也庸詎知春秋不用殷歷乎今而又
曰自堯以來因日之出納為晝夜若日出而已虧傷便
是晝食不必言夜是故旦則驗日初昏則驗星此說善

矣然聖人之作春秋所以宣明歴數而示諸人者將不復以日月薄食之故而後定也不然則固不能必日之不夜食也嗚呼天文歴數之學不易言矣聖人之占天也有可以度數求者有不可以度數求者而其理固自行乎其間又豈得以吾耳目之所及者而遽定也哉然今曰日夜食經本無明文惟見於穀梁子穀梁子魯學也至漢鄭君信之晉范甯又信之今之世學者主胡氏胡氏亦信之予固不敢以不信也然則吾明遠之所舉

云者傳之不信而惟何休劉歆之緒論是徵故又敢始終辯之



淵穎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五　集部

淵穎集卷六

元　吴萊　撰

與黄明遠第二書論左氏二事

承示舉傳論左氏誠有可舉者世言春秋者必先定五霸之功罪五霸之間齊桓特盛雖曰諸侯實行天子之事僖之二年狄人滅衛衛文徙都楚丘齊也遂帥諸侯之師以城之春秋不序也止若魯自城然其義蓋有不與齊侯之專封者今而曰使諸侯而城之將如城邢書

齊宋曹之師或如城緣陵書諸侯楚丘之書則否豈非霸者命魯獨任其責乎左氏乃以魯會之後而不序左氏非也自今考之左氏誠非也然欲謂為魯之自城則尤非矣方狄之伐邢三師有聶北之救邢亦自是遷于夷儀然後三師因其所以救之者往城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又為徐莒所脅齊也且為東略之謀夏既有會于鹹次年之春乃往城其所遷之緣陵此二役也邢杞之遷猶得其國家以往雖使救而城之未見其為專封

故齊與諸侯可書也若夫滎澤之敗漕邑之處衛也國破君死遺男女流散遷轉莫之底止於是而救之於是而城之豈非所謂專封者歟故齊與諸侯不可書也今而又曰楚丘在衛小穀在齊均之以魯自城書也蓋莊之二十有二年城小穀左氏則謂魯之城也爲管仲然魯亦未嘗有自城它國之邑者杜預注小穀管仲私邑今在濟北穀城穀城別是齊之穀邑魯與齊襄曾會其地而蕭叔就朝之處不曰小穀小穀本魯邑也曲阜西

北有故小穀城孫明復魯人也考此當矣未可引以證楚丘也且城楚丘之上年齊宋魯鄭曹邾為會于杒將此六國城之也又況亡國之餘豈魯一人所能獨任其責者哉戍鄭虎牢非魯之獨戍也歸粟于蔡非魯之獨歸也皆霸者與諸侯為之也僖之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陽穀之會齊之霸者幾三十年左氏則指陽穀為伐楚之謀近世儒者亦多從之何則楚之僭號稱王馮陵中夏齊之所當憂者門庭之寇也其欲聲罪而致討

者計已久矣兵不正勝師出不正苟不有以周詢於始則何以善處其成功哉今而曰齊及八國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之伐楚因侵蔡而遂為之又不用江人黃人之師也陽穀之會果何所謀乎是不然齊桓節制之兵也兵有聚而為正亦有散而為奇先之以文告之詞而耀兵於陳者齊及八國也示之以掎角之勢而按兵於境者江人黃人也樂毅將伐齊則先約韓魏以分其與國之援諸葛孔明將擊魏則申好江東以定其鼎足之

勢蓋楚今為江陵江黃今在汝蔡光黃之境自江陵及於其國者不啻千里然楚之與國也熟諳楚事而樂告於齊此一會也齊之所以敢致力於楚者獨不以江黃之謀乎及召陵受盟齊師老矣陳轅濤塗賣誤軍道使陷沛澤之中討之誠是也江黃二國全師守境未曾出戰故又使魯主之而後用之於陳不然陳豈有獲罪於江黃者哉今而又曰左氏叙蔡人之嫁蔡姬故侵蔡豈先以伐楚謀乎以是知陽穀之必不然矣雖然蔡姬未

絕蔡人嫁之若曰齊以侵蔡之陋不足以令諸侯而欲以伐楚召之此近譎矣孔子又謂之正者何也意者蔡自革之敗獻武見執既而楚人復之爲楚屬國諸姬之陷於蠻夷者自蔡而始齊也因是而侵蔡特以蔡姬而召釁欲使楚人之不覺一蔡之潰乃移其事於楚則夫齊及八國之威已動於鄢郢之都矣陽穀之會其與江黃謀此者至熟也雖晉之霸亦猶是也楚之寖强非東方崛起之吳未有能制其死命者始會于鍾離又會于

戚又會于柤又會于向屢會之矣然未嘗與之合戰於楚楚之戚有吴師實晉使之也豈非晉之所以用吴者亦得於齊桓之約江黄者乎抑此二事又齊桓霸業之特盛者也楚丘封衛也陽穀伐楚也春秋之大節目也此而不辨則無貴乎知經矣它如邾儀父非字也當與邾子克别是一人近世黎氏亦有是說然莊王之弟王子克實字子儀又一謚也如單伯魯大夫左氏謂周大夫則深致其辨然魯邑有單父單伯是魯命卿周有單

子則姓苑言成王少子臻封于單或周别有單邑歟未可定也餘卷帙尚多又當有待於面而後盡焉

與傅嘉父書論杞

春秋列國惟杞最難考足下確主左氏謂杞本侯爵或與足下辨者又謂杞爵爲伯謂之伯者公羊氏之説也公羊釋經桓二年來朝之杞侯爲紀十二年曲池之盟而杞侯亦爲紀其後止見杞伯耳用此故也是不然杞之本爵公也當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存舜之後於陳則

胡公滿也存夏之後於杞則東樓公也存商之後則微子之在宋也地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奏其樂稱先王客而朝以備三恪故傳曰王者之後稱公是則杞本公爵也周之盛時諸侯之封爵甚嚴也微子微仲雖用商之舊稱至二世而為宋公胡公滿之後則有相公孝公而杞自東樓公西樓公十世至成公皆稱公無異稱也是則杞之本爵公也而又謂之為侯為伯者諸侯之封爵變亂周道之缺也自杞之入春秋桓之

二年稱侯莊之二十七年稱伯僖之二十三年稱子文之十二年又稱伯襄之二十九年又稱子昭之六年又稱伯自是終春秋稱伯凡六變春秋之書他國未有如此者後之儒者釋之不曰杞用夷禮春秋貶焉則曰其國削弱而自降也不曰時王所黜則曰霸主擅爲之進退也由此觀之則杞之爲公爵也明矣安得主左氏曰侯爵主公羊氏曰伯爵乎然予猶竊有疑焉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禮則夷之夷而中國則中國之杞宋王者之

後也桑林之樂公侯合伯子男之禮猶班班然僅見於宋杞無有矣信乎其用夷也然春秋狄秦者有之狄鄭者有之狄晉者有之夫以其行夷狄之道也特以號舉而未嘗一黜其爵爵者先王之所建也今不能用先王之禮而用夷禮狄之可也聖人又豈以意升降諸侯之爵乎若以杞之用夷則已貶稱子矣而又稱侯稱伯且曰雜用夷禮則降一等純用夷禮則降二等將以其偏近淮夷也春秋之初杞即淳于之杞也而非雍丘之杞

也嘗以來朝不敬而致討矣曷不於此時貶而獨貶其卒乎此一疑也春秋之世非先王之世也諸侯恣行淫亂不軌衆陵寡大侵小信乎封疆之係雖也杞之自降則吾不知也且當時之削弱不特一杞也又何杞之屢降乎然春秋之末諸侯之賦嘗重矣子産請之於晉則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懼弗堪也爭之不已卒以減賦夫鄭固自降矣春秋未嘗以男爵書之若杞以其力之不足禮之不講僻陋在夷不能自列徒以削弱

而貶號為侯貶號為伯貶號為子是戰國之衛也而謂杞若是乎又況先王之封爵杞之世守也曷為無故貶爵以自辱其先祖茍又自降不已則將為周室不成子乎此二疑也成周之盛王室固能黜陟諸侯矣其東遷也王失其政諸侯亦於是乎不廷蓋非特一杞之為也使時王而能貶其爵削其地誠足以振衰周而起之矣春秋不必作也不然悖亂如鄭衛桀驁如吳楚天王不能一有所懲而獨黜杞奈何以夫王者之後於周為客

而以夷狄視之耶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過子使杞而可黜是果何罪以至此乎吾未聞時王之威令足行也徒藉區區之禮以感動諸侯至於魯桓簒弑之賊猶且錫命以寵之雖死不廢其賞濫矣其刑則未也又安在其能黜杞乎此三疑也時而春秋王道缺矣諸侯力政而後有霸宜乎其取先王之典而紛更之也然五等之封爵則未之或變也春秋之始年大國雖有欲霸之心而小邑未

易以從霸杞之為杞是時一與莒盟未嘗自列於諸侯之會齊桓之盛且不足以致杞又百餘年而始同盟于蟲牢若之何而擅為之進退乎鄭大夫卒晉人將治其室鄭人不許豈不曰以大夫之在鄭而晉得以制之是邊鄙鄭也不可為國大夫且不可專廢置於鄰國又況同為天子之藩臣乎若霸主之擅進退者誠以甲兵之强弱幣玉之厚薄也而借其等秩則於載書之際以莒子則先薛伯以曹伯則次許男或有之矣而未始敢變

其爵也且杞之来盟也晉人方帥諸侯以城之固將尊顯之不暇安得賤而黜之乎此四疑也此四說者必有所是亦必有所非其曰杞本夷禮而春秋貶之未盡其義也則又曰其國削弱而自降也又未盡其義也則又曰時王所黜而霸主擅為之進退也是則杞本何爵乎公爵也夫既公爵矣春秋曷為若是而書之也夫子之作春秋必關於天下之大故而後書蓋文武之褒大封而杞為首東遷以来彼且扶傷救死之不恤為天王者

固宜發憤于上而振我周家之法度乃徒霸主僅假其
大義以專封弱國以聳動天下且禹之功及民也遠人
之見河洛者猶思之況其子孫乎鄫不足道也而杞為
稍大夫子蓋嘗惻然有感於心而特予之以王爵之不
正者且以志其日就衰滅之漸是心也與滅國繼絶世
之心也故曰杞之本爵公也杞之公爵吾於西周見之
杞之為侯為伯驟陞驟降吾則於春秋見之見之於西
周者正也見之於春秋者夫子特示其變於天下及變

之旣極又以子稱之當其卒也淮夷嘗病杞矣緣陵有城而齊以不霸當其來盟也東夏嘗不寧矣淳于有城而晉亦以不霸有霸非美事也無霸非細故也於是王道之不絶者如綫人皆曰杞先聖人之後也今弱矣而春秋屢變其爵將使天下之諸侯少懼焉則周室猶幸也夫豈上黜夏下存周而果如公羊氏之說乎否耶足下旣主左氏而學又孰昔漢董仲舒與胡母子都同業故春秋之教大行此不無望於足下也亦惟有以折衷

焉

讀戰國策

春秋戰國之際齊先霸晉次之惟南方之楚最大與二霸相出入秦則眇然一變於西戎終之呑二周併六國類非昔之所謂彊者乃今西望而悉輸之秦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吾嘗求其故矣春秋之時齊晉及楚既彊地廣則主驕兵勝則民疲民疲主驕自顧無能敵已者亦不能以敵人然後秦以戎狄僻陋之國

決起而驟勝之又况山東之主年未踰弱冠材不逮中人一旦孽后貴弟位重權髙纎夫細兒專兵握政欲以是當孝公商鞅則非秦之敵也游談捭闔託秦名以自決盟約戰攻挾秦勢以為解不然上無以僅存其國下無以私售其說曾不旋踵皆以為秦築帝宮比郡縣之民未始有一寤者惟夫山谷險惡羹藿飯豆之人言之也切慮之也詳且有以深中齊楚三晉之病燕人者曰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如子之事父

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韓人者曰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彊者長久萬世之善計事彊不可則不如合弱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秦之兵至奈何合弱又不能相救助如一此所以為山東苦也其言云爾太

史公乃遺而不録世亦莫知其為誰之謀齊楚三晉之人類曰我國大否則曰秦與我厚一國受攻五國不救韓㝡近㝡先亡燕頗遠乃後亡齊楚三晉之人不監秦之所以亡山東者而競趨其所以亡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或曰當周之初本在岐梁沮漆之間商之中世特置西鄙荒僻之地而不之有故太王王李文王自其百里之國而興焉秦猶周也及武王克商天下歸周分紂之故都而立三監太公望處齊周公旦處

魯召公奭處燕武王又自營洛邑居之而濟之以德秦則反是郡縣一置而子弟為匹夫仁義不施而刑僇為常行是秦雖能得周之所以興而獨不能得周之所以不亡山東既平六國為一陳勝劉項之徒大呼而起函關百二之險章邯百萬之衆終不得首尾相救又何秦之强弱爾殊也由是觀之山東散則秦勝山東合則秦滅死君之脅亡將之家猶能使天下不為秦有況山東之完國乎夫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秦獨有其一此正

孟子所謂鄒敵楚者秦又戎也公羊春秋不云乎秦伯卒而不名狄道也孝公商鞅未遇之初天下亦以夷狄擯秦擯之是矣而又事之何哉秦交之不絕與國之不恤縱横游說之不禁非秦能亡之也自亡之也是故曹操為國賊而吳蜀之不通守文為鴟梟而陳齊之相擊亦終於必亡而後已豈獨戰國乎哉

讀韓非子

予讀韓非子書葢法家也至顯學篇乃言八儒三墨皆

足以蠹國而害政必欲盡去乎是而後能治墨不足言也儒者之學適古今徹上下有國者無不賴之而非獨不以為然是又荀卿子弟子也一何迂誕怪繆若此耶豈以荀卿子之學猶習於戰國之俗而不純於堯舜周孔之道或有以召之故耶昔者孔子嘗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荀卿子則曰大儒天子三公小儒諸侯大夫士猶嚮君子小人之辨然又非也夫儒者本學士之稱也苟儒矣雖其居一國大夫之職而其為天

下平治之器舉在我惟治有廣狹則其德之所及者有遠邇今也大儒之効必以歸之周公小儒之為害若子思孟軻且譏之或言王或言霸或言强國務使世主擇焉以為政則又時變其道以曲從之道可變乎是徒苟冒而窳惰繆學而飾説既病乎人且厲巳也仁義必堯舜征伐必湯武子思孟軻之道將不粲然明白為後王法乎奈何欲法後王而反譏之也當周之衰也孔子自其先代廢壊之餘修衣冠正禮樂明文章而以之教七

十子也未始曰吾儒者也猶曰是有君子有小人所謂君子小人一義利之間耳又豈有大儒小儒云云者耶然以戰國之世去聖日逺而諸子之說紛起私意揣摩強辨相勝荀卿子號為儒者而未純於聖人及其弟子又自叛去夫然故人視儒者之學輕而非也亦陷於刑名法術之末且曰八儒三墨皆足以蠹國而害政至欲黜儒生去經籍自以其刑名法術之學而施之於天下此其罪誠不在李斯後矣荀卿子豈或有以召之故耶

雖然先王之世先王之道無非儒也所以為儒之名者未見於天下也粤無鎛魯無削秦無廬胡無弓車非無也秦魯胡粤之人類能之而不有其名也夫既儒者之名立而後百家異説歳聒日鬭嘵嘵然矣其昧於私溺於一偏之見浸淫蔓衍而不知返其誣者且謂吾道為無益必欲煨燼滅裂以盡之而自快其所欲為於是周公孔子之法耗矣故秦人之言曰詩書不如律令仁義不如刑罰詩書仁義蕩焉無餘卒至於危急敗亡而曽

不少寤也嗚呼荀卿子亦不為無過也哉

讀公孫龍子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孔子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家使君臣上下徇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及夫警者為之然後有敝顔師古曰警者訐也公孫龍豈所謂訐者哉然獨不明立一定之說而但虛設無窮之辭亦徒為紛更

變亂而已何其細也孔子嘗有言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言觚而失其形制則將有不得為觚者又況治天下國家而不得其所以為治者乎此固吾聖人之所慎也春秋戰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為說文姦言飾譎行日馳騖於他岐沈溺於外物而卒至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潡潡焉名不統實老子亦曰名者實之賓也公孫龍蓋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頗滯於析辭而反闇於大體察焉而無用辨焉而不急鄧析

之兩可惠施之多方皆是物也不然則吾聖人且以名正言順為先矣名位不同節文異數聖人嘗以義權其輕重禮正其進退是皆天造地設亘古亘今浹於人心著於耳目溢於禮官之篇籍必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天下之事雖未嘗出於一定當其權合其中則固聖賢用心之所極無俟乎辨士假物而取喻者也今則彼為堅而此為白此為同而彼為異吾徒見其紛更變亂而已矣何補於天下國家之治哉雖然世之本

公孫龍之説而欲求其爲徇名責實者少矣自今之言吏治者觀之恒多文而少實官具成式吏抱成案標注時日指陳辭窾非深刻也非巧詆也非輕縱也非失出也則已補苴其訛闕鉤擿其姦伏類無有毫髮遺者然而經制之不定而虚文之相蒙風俗之不一而私心之相勝是雖有百公孫龍之喙且未足以處之者也然惟漢之宣帝自丞相以下必欲其徇名責實爲治諸生必守家法文吏必課牋奏至於文學政事法理之具一切

必務其職者似矣然以聖人之治天下國家凡事惟執其大綱而不察其細略其小疵而不受其欺惜乎是時無以聖人大公之道告之而徒用其漢家雜伯之術王成或以是而得賞楊惲蓋寛饒等或以是而遭誅此將何以致是也與其名是而實非則又何貴乎徇名責實之治哉嗚呼白黑之紛糅賢不肖之混殽後世之治為不及乎宣帝遠矣此予所以猶有取於公孫龍之說也言治道者可為永慨也哉

讀孔子集語

自孔子殁學者言人人殊當戰國之時遂有孟氏之學荀卿之學世子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學蓋惟孟氏之學本於曾子子思而獨得其宗至於荀卿則知一返孟氏而復以人性之善者為惡豈不遠吾聖人之道哉然而周人世碩又謂人性有善有惡而恒在乎所養且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寔出於吾聖人之門一倡羣和而告子勝復持與孟軻為辨雖

以漢世大儒董仲舒劉向揚雄徒能反覆乎善與不善之間而終無以究吾聖人之實然者聖人之道則已久為天下裂矣孔子在時東郭子嘗問於子貢頗疑聖人之門為雜子貢則曰夫子之設科也以待天下之學者檃栝之間多曲木砥礪之旁多頑鈍是以雜也然則聖人之門有以德行進有以政事顯有以言語行有以文學著門弟子各以其性之所近學之所就而往教於其國聖人在時固不至如東郭子之論其雜也然而聖人

歿而微言絶異端起而大義乖吾於是而後知東郭子之論蓋出於聖人既歿之後而深慮夫戰國諸子之自相矛楯也自相矛楯非聖人教之若是其雜也學者自雜之也嗚呼一曲而邪説百家而横議曾不悟其厚誣聖人而欲求暢其一巳之私納之於聖人之域鑿空而無所繫著傅會而徒爲蔓衍聖人之道豈其若是聖人之遺言佚語則巳參差四出而不可致詰是故名家苛娆而煩碎言聖人必先於正名法家深礉而憯刻言聖

人可以殺而不殺漁父盜跖肆爲讖訕讖圖卦緯過於妖譎將其心自恥其文辭之淫妄義理之膚淺吾不託之聖人則不足以信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又未必不以此而或疑聖人之門爲雜也老聃言道德世之清淨寡欲無爲者多託之老聃蘇秦張儀言縱横世之游說熒蠱世主者多託之蘇秦張儀此其僞亦何所不有宜學者反以是惑也然而聖人之言記諸論語垂在六經是其一體一用妙道精義之發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

也又豈戰國諸子所得而易雜者哉雖然孔子家語初出魏王肅家覯其言具與大小戴禮相出入而王肅嘗持以難鄭玄世之儒者猶或疑之而不盡信蓋慎之也況今永嘉薛據所次孔子集語或本於戰國諸子或載於西漢老儒雖若聖人之遺言佚語賴此而僅存吾恐天下後世學者之滋惑也書以識之茍或謂吾如劉子玄之疑古者吾知慎焉而已矣

書張良傳

或謂予曰留侯之先相韓者五世而韓滅故留侯欲為韓報仇咸陽復建韓國之社稷既項羽殺韓公子成則又歸漢為漢畫策以圖楚及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欲復立六國後韓將再封而留侯乃借前箸以籌其不可為漢計則善獨不為韓地乎又當秦之初亡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焚棄先王之典籍漢興盡反是道留侯才智明達素書兵法僅託之圯上老父豈無以三代帝王之道而一言之歟此皆其可憾者也予曰不然方秦之

亂天下豪傑並起非大家豪姓即其宗室父兄日夜嚙舌扼腕攻一城下一邑以務立其故主求以勝秦秦既滅而楚霸宰制天下立十八王又殺故韓王而改立他王韓失職矣豈不欲輔韓之故公子哉留侯之力誠有所不及者故仇楚而臣漢非實委心於漢王也又欲為韓而報楚耳撓楚權立六國三晉有生氣而韓亦必有再封之望然當楚漢之未決又立六國以衆其敵使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漢無與成功漢之勝負未可知又

況項羽專制之餘山東河北九江昌邑猶有故王有不可以紛更而變易之者使韓復得而存鄭昌之死非楚意也韓其能久存乎田儋魏豹張耳陳餘之流皆不足以復存故國故寧寢酈生之謀而就漢之天下天下既定太原馬邑固已屬韓襄王之孽孫矣韓之再封又未必非留侯力也若夫楚漢用兵之後高祖自謂以馬上得天下而陸賈叔孫通皆故秦之儒生要之皆辨士非真儒留侯既以兵法決勝而素書又明黃老黃老之學

簡而靜且與漢初除苛解嬈之法同一意何有於儒術也孝文時雖以賈誼之通達國體精練時務絳侯灌嬰且沮爲洛陽少年喜功生事孝宣亦謂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當世果有儒者亦將以是而受譏焉又未可責之酇侯者也嗚呼漢承百王之弊而終不得以上繼三代帝王之隆者實一時之將相大臣使然是又何獨酇侯也哉

亡友喬生哀辭

自予少居山中恒踽踽四顧無一與交者言語趨蹌動輒見笑以為木訥人也人亦未嘗樂與予交東陽喬生光庭素善予光庭世醫也性耿介欲以文墨自奮拔予每推户造之從容文史間且引琴以自娛當得趣墟市若無行人神思悠邈括宮納羽驚颷入弦聲在指外嘗為予製山居騎氣引等曲騎氣者蓋曰以是騎天地之正氣云爾人或謂生此與俗鮮好盍已之君則曰此吾癖也今年夏予北歸自燕而君以久病不得見病日劇

自度必死比死猶耿耿不亂自世道降中人以下一溺於異教而已苟能充其力於緇黄而顧不能盡其心於棺槨亦獨何哉賢者卓然有見於古將曰吾有先聖人之法在毋崇異必務於正否則褁辭誕說之是徵亦何所不有以至羌胡不憂其死惟恐不焚之俗得移於中國葢舉世莫之悟也而生獨有可稱者焉予世之羇民也進將不能有所用於世退又無所藉以自治其身交友於是乎益鮮遂爲之辭以哀之是歳至治元年也辭

曰

嗟乎我覯我人均是庶物或厚而豐或佻而窒垢氛作

私乖𨯡為疾嚚智鑿心嬈憂戕質欺賢逆聖神見鬼出

足蛇肆威翼虎增慓恒視力之可為至泯身而弗恤生

其已知之矣茶兮以生慌焉以死錯寞之與居汗漫之

為使馳贌腪以絕塵抗哤亂而離滓通衢窮巷黄耇殤

子百年同歸天地曽不若一指也而予又何激乎或者

持爾故藝鶩爾奇音摝艦沆瀣笮梯嶔崟人跡罕到烏

獸哀吟豈成連伯牙之爾待私有感於人琴嗟乎生自此遠矣形潰散而不收䰟委蛇以何反是將棄大區之寥廓而與造化者游衍奈之何而獨使我心惋也悲夫

亡友張生哀辭

曩予童稚間予友張生始以贅來女氏重以親戚故甚狎每歲時一會必出所著詩宛有二妙四靈風致倡予和汝且累數十不自止至於言談舉動尤鉠然不能與世俛仰而獨好從博者游袒跣馮陵幾欲起晉宋時豪

傑而與之交者乃曰韓文公世稱大儒張籍且譏其挾
博簺規人財公但荅爲善戲不謔文武弛張之道李翺
集載古樗蒲經一卷梟盧闢塹尚可覆也是將何代無
賢哉至治初予自燕南還而生乃遭女氏有鬱攸之孽
焚其妻子蕩其室廬筐篋殆盡生朝夕哭拾遺骨混一
函葬之女氏本朱書玄磚識其墓曰辛歲遇寒食沾杯
酒盂飯不餒已自言生時具子午卯酉衝也多成敗兹
既敗乎我則天必更成我乎未及十年而今竟以戚戚

死豈古所謂秀而不實者乎生諱鑫字季長於是年三十有六續娶卒無子又行事不少概見徒念其身死無後以悲會既窆予日以事不及哭有宿草焉故為之辭使就其墓而讀之亦予之至情也辭曰

惟大塊兮稟我以精復黔雷兮造我以形藐予生兮中處攖世變兮弗遑日寧伊表表兮愈偉行者辟易兮坐者竦跪脺子兮擒光蒔髮毛兮揷牙齒何衣冠兮弗帶又旨味兮弗嘗既蔡羹兮不我足葛屨之繚戾兮吾以

履霜豈予窮兮可達恍昔壯兮今老歲月欻兮如奔山丘零落兮不自保嗟妻孥兮託聚指貨貝兮浮漚雖茲身兮亦贅矧外物兮將焉求諒眇眇兮跳丸忽隆隆兮倚杵大海波兮塵飛三山踣兮六鼇起舞何人寰兮無覺曰氣化兮則然道能存兮常默名可朽兮不以年朝顏冶兮桃其華暮骴殘兮烏鳶之食古今兮同流天地兮罔極嗚呼悲哉兮白雲坳林木沈沈兮野猨嗷嘈遨夫人兮不可見柰逝者之如斯兮滔滔

亡友趙生哀辭

趙生季良家故宗姓也予少與之交者若干年自言妙推算星歷所直星宿甚有力又自奇其容貌壯偉言語秀拔且喟曰某生以布衣歷州縣某生以刀筆起佐臺憲某生以文學升進館閣士無志則已有志事竟成吾北行決矣及行予呼酒與生別又作序文一通以壯其志曰蓋古之豪士多闊偉瑰傑自異於常人然固未易遇也遭世急於用人然後遇耳任少卿田仁漢名士

鄉在扶風西界小邑時自以無豪易髙及來長安求為衛將軍舍人貧不能給絳衣玉具劒或為家監騎奴所屈辱當天子擇材衛將軍家富兒賈豎妄庸僥倖如木偶被文繡外美矣中則枵然無一有卒無以易此兩人者久困者必益伸暫晦者必終顯且世之囏饑羸苦窮戹無所控告古何嘗無是人哉今生日論天下士之賢否時命之窮達口不告宗黨足不别僚友北行慨然如必有所遇者然本其平日所願欲欲以措諸事業且落

落難合及朝上書夕則名見一息肩弛擔間則華衣駟馬或隨之矣夫又何愧於古人哉此殆生之所自信者久矣雖予亦幾生之必有遇也自生去二年人從燕趙間來言生英鋭之氣窮寠之色日鬬於胷中猶澹然不爲之動終以是而客死豈世所謂豪傑有志之士人方譏其爲狂爲妄天又若是愁之者耶曽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洪州司法叅軍生喜讀書庶幾復振其家及是乃以喪歸三子傫然也有足使予悲哀慘怛於心者

又從而為之辭辭曰

嗚呼趙生才非不足用而命也數奇學非不能博而力久不得自進於時奈之何哉吹律本以徵購操觚篇以畀瞽斯奇材與劒客日切齒扼腕而不可悉數紛衆人之異嗜夯時俗之披猖爭繁華於趙李競翕豔乎金張郊坰羅車騎第宅溢酒漿此生之所欲見於帝鄉也或者窮擱下俚槁項黄馘生未嘗睹城郭死不殊於土礫上猿猱兮下鼃黽僅耕鑿之是力烏能窺出日乎泰華

之頂固已快雨零於窗隙矣不然使彼生者孤妻嫠弱子經有以抱終天之戚戚爲何如也耶

李仲舉岑尚周哀誄辭

初溧陽李士良仲舉餘姚岑士貴尚周蓋延祐閒予同薦于鄉至杭見尚周舟中年二十餘美風儀善言論潔士也及來燕邸乃與仲舉相見其年不後尚周貌加尫言若不出諸口雅士也李本故家仲舉幼病母愛之甚及上禮部欲行乃閉諸户使不得出泣目盡腫且曰我

家左江右湖魚稻豐給子故多病又忍以風霜冰雪錮
吾子雖不仕進無損吾事宗黨親戚力勉使去猶屢遣
介致佳米善藥不絶于道仲舉歸將之官餘姚竟以丁
母艱毀死岑自設科以來兄弟數人鄞黄彦實受之以
學彦實故儒家子材高而學邃嘗夜夢坐岑廳上氍毹
四設尚周年寂少前拜跪乃脱身所被緑衣之覺而尚
周至拜跪如夢彦實驚問尚周對曰士貴幸不墜先生
所教彦實遂浩然不樂因撰悲誦一篇縱酒自恣卒不

起尚周既仕官黄巖大姓李肩輿甬道入尚周誰之曰是家隷鹽亭恒執持州縣短長後頗廉得其私煎盜販過賍鬻獄等罪丹書之李憾復以鹽法陰中尚周家會尚周出巡鄉部遽以食遇毒死嗚呼自始至終未及十年哭吾友二人蓋幼而學壯或不及行或既行又且死不及究其所學予方幸此二人者能有所卓立乃没没焉若是枯筆硯費燈燭劬簡編欲少覬榮寵於當世為何如也夫誄者哀死而累行者也我之哀矣又豈能自

已於辭也哉辭曰

惟理之賦人稟其全惟氣之運人遭其偏誰謂我人不關於天孩提之聲雖胡越之不間壽殀之數奈彭殤有不得而齊焉昔也貽佩清潔鋪張華繡將似窮而實達聿致汝於顯覲今也收斂精彩沈埋搗壤抑似通而實塞終睽我之素獎嗚呼使多汝之材淑汝之貌膺銀艾而大耀仰黃鯢而難老吾何敢為此二人者慼不然使汝貌不揚汝材不良毋馳心於魏闕僅屏跡於東岡吾

恐太冥之間亦不得而汝畱也秦淮之水赤城之山豈復有如昔之徃還者乎赤城之山秦淮之水亦既忘其所以為生死者矣尚何言哉嗚呼

餘杭史生哀辭

諸暨方鈞子清每言餘杭史生之賢生名坦字履仲自童齔時性敏而氣温遇書即善誦知義理及長學為文則又中充而外若不足必欲求其至焉然生今其死矣生本世家子當其先自敬思宏肇父子間三世有汗馬

之勞用興姓蹤王爵至近世猶前後絡繹為王公者數人及故家喬木一壞於朔風澒洞之餘故生自為撐植門户計不得不力當其與予清友也居常矜以自持不妄言笑處衆侃侃有得則相告有過則相規信乎其有益者也然生今其死矣蓋予索居者久嘗欲就今求其人薄紛華嗜道義與之友則庶幾乎古之絶學可復也若彼生者未死尚可得耶夫天之生物也不常是既滋而息之矣遽反而散焉故雖僅見其勾萌甲坼而不究

其實此固子清言之末已而悲輙隨之者也予因子清之所友又得其所未友者可不悲乎乃從而著其辭

茫茫兮堪輿靜者誰噏兮動則或嘘神媧立極兮老鼈斷趺黄土肖靈兮壤蟲與俱清濁雜揉兮孰賢孰愚出生入死兮孰斡其樞嗟史生兮美且都三十未有兮二十餘汝目光烱兮汝頷欲鬚汝衣汝冠兮張拱而趍古之世禄兮今則無汝守伊何兮家有其書王綱之正兮聖髓則腴擩嚌渾灝兮發揚芬敷中則已殖兮外不我

誣苗而不秀兮汝非童烏天門開兮雲龍躍躍朝陽之
嫣兮鳯翮于梧文則記笏兮武或記殳學當其用兮不
汝少須用違其學兮謂鼎扛車前歌後哭兮淪胥以鋪
世之人兮我其睽孤黎丘所呼兮我亦忘吾狂泉既歃
兮徧走而驅彼蒐不稷兮匪歠昌葅夸毗是利兮嵬瑣
相扶擿珠毁璧兮孰我瑕瑜嗟史生兮曒不汙世之悦
兮我則吁雖曼爾胔兮不易我臞一朝之短兮古人與
徒超然以往兮溟涬之初堯桀是非兮孰毁孰譽天荒

地裂兮莽爲丘墟烏鳶螻螘兮孰得而踰北風吹人兮積霰冪塗誰歟户者兮我索其居汝友所悲兮我聞其粗我搗我辭兮曷奠其芻華蓋之山兮列仙有儒望之不見兮從以虎貙嗚呼惜哉兮獨踟躕

亡友趙生哀辭

予友趙生良佐字子有宋安康郡王六世孫予少子有六歲嘗兄事之子有喜讀書善行草及鼓琴畫竹石爲人不類其貌與人交必盡其情當酒酣或登山遠望慨

然將有四海之志焉他人不識也子有未病弟良傳病已革遂為文以祭癘曰吾父老吾弟病若不救是遺老父憂幸避我乎祭已體痒痒欲病既病而弟死後五日子有亦死且屬其父斂我鶴氅衣髽角跣足道書一卷殉於是年二十有八矣尚未娶此皆其可哀者也為之辭曰

伊索居之侘傺兮出郭路乎何之飄風忽其折木兮挾澗水以增悲自童丱之相得兮謂吾子之瓌奇短衣襜

其掩骭兮耿長劒之參差諒先民之是若兮曽流俗之不汝知何舉世之無似兮復降年之若玆嗚呼哀哉兮行道為之悽惻淚雨下以霑纓兮面死灰而失色矧載形之如贅兮將反真而為息疑有日之來歸兮邈窮天而可得紛後生之輩出兮務華藻而修飾嗤沐猴之文繡兮負小兒之岐嶷爭從俗以售名兮遂違古而非則何縱彼之不恚兮反奪君之甚力信造物之不仁兮汝父得以為仇夭汝弟其亦已兮又使汝之不瘳嗟夫人

之有生兮惟賢智之是求何賢智之不慭兮不愚魯之能侔烱天星之易曙兮肅野芥之將秋殆自古之皆死兮等遺骸於山丘恐爾化之有怛兮忍吾私而不哭逢陌上之花開兮見城南之草綠知異物之終歸兮恨十觴之不足庸救汝於匍匐兮復吞聲而躑躅於是歌而弔之曰未始有物何委蛇兮爾生爾死逢百罹兮修短隨化天何私兮彭鏗殤子世所疑兮羽衣髽跣黥且癡兮決癰潰疕仙可期兮睠言往昔我心之哀兮臨文嗟

悼軌喻汝懐兮

新安朱氏新注黄帝陰符經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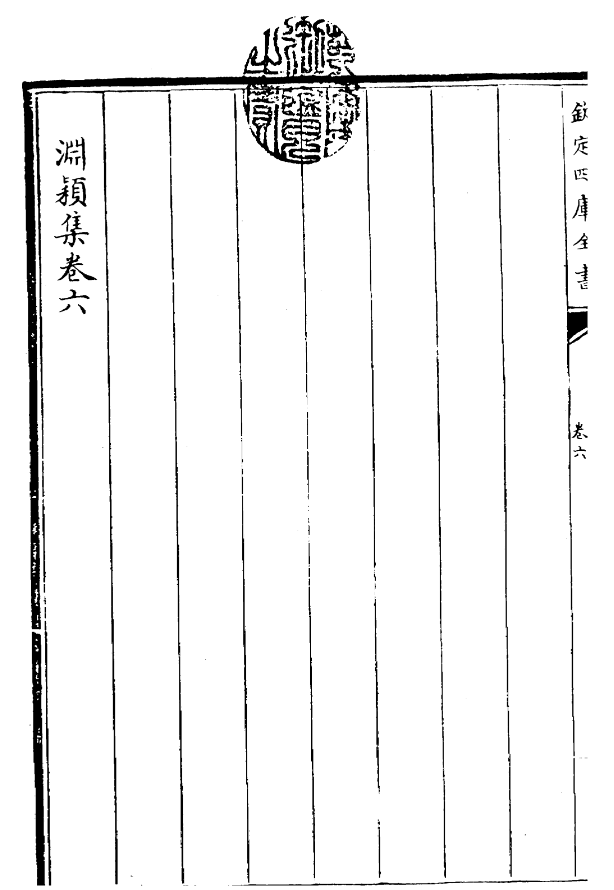
予聞隴西李筌嘗得黄帝陰符經讀之數千徧竟不能略通後過驪山姥始章句解釋蓋甚怪矣自言神農氏衰蚩尤暴横黄帝三年百戰而未及有功天命玄女教以兵機賜以九天六甲兵信之符皆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者筌又别著太白陰經閫外春秋以輔行其說强兵勝敵豈必務貫於此經而後能然耶廣漢鄭山古曾語

蜀黄承真蜀宫大火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秘術庶幾少減於殺伐幸汝詣朝堂陳之陳而不受汝當死泄天秘也已而蜀王不聽而承真死孫光憲竊窺其書題曰黄帝陰符然與今經本實不同不知此又何書也若乃筌務用兵而山古又欲務禁兵此果何耶夫老聃本道家之祖而其書多寓於術自其一心之静天旋地轉陽噓陰噏而世故之萬變者縱横錯豎惝疑禁格悉出於其彀而莫能逃乎是也是故世之言兵者考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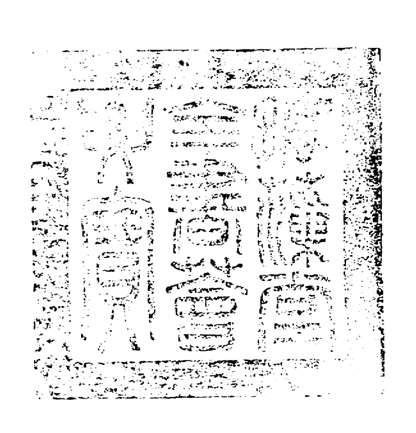
道術流於讖記洞乎飛伏孤虚察夫龍虎鳥蛇此殆孫吳韓白韜略機謀之所尚者然非儒者之正論也新安朱安國當光堯南渡之際每咎當世用兵講武之失故注是經雖然天下之時勢日殊而兵難隃度茍取古人之糟粕而強謂我知兵是即趙括之不知變也自太祖始得天下太宗即懲五代藩鎮跋扈之亂急於偃武而修文降及數世搢紳逢掖之士寖恥言兵兵日弱矣遂至故都淪喪三鎮隳没君臣將相逃奔潰散夷夏盗賊

蟠踞糾結卒使王業偏安於山海崎嶇之間不復自振此誠有可憾者然而撫摩疲民收合遺燼猶足以守此三百餘年之命脉而不遽至於泯滅者豈在兵耶是故承桑氏以文事而衰有扈氏以武功而敗文武二途要皆可以亡國踣家而天下時勢之所在不以兵强而存不以兵寡而亡者抑可睹矣凡吾儒者之言兵本以仁義言兵而深不欲以孫吳韓白韜略機權而言兵孟子請罷秦楚之兵則曰去利而懐仁義荀卿論兵於趙孝

成王前則亦曰魏氏之技擊秦人之武力桓文之節制咸不敵湯武之仁義是蓋仁義云者實當世用兵講武之本也雖使黄帝玄女誠有所謂陰符則上篇演道中篇演法下篇演術千變萬化出無入有要之亦不能有外乎此者又况李筌鄭山古道家狡獪之流耶惜乎安國儒者自有正論何獨用是而後為言兵者耶



淵穎集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王錦

謄録監生臣張德燽